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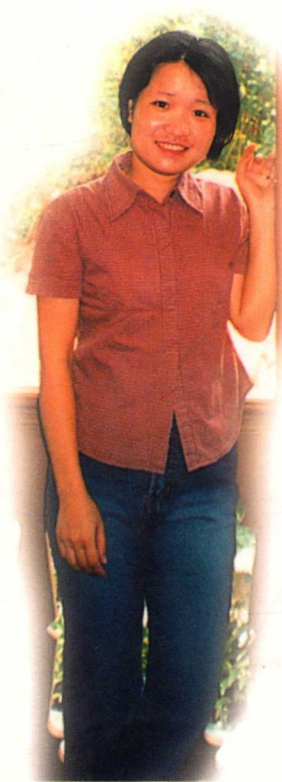
世纪的叙述

严钦 主编

梦里听到回家的声音

娃娃 著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

世纪的叙述

梦里听到回家的声音

娃娃 著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世纪的回声

世纪的回声

SHIJI DE XUSHU · MENGLI TINGDAO HUIJIA DE SHENGYIN
世纪的叙述 · 梦里听到回家的声音

严 钦 主编
娃 娃 著

责任编辑	包晓泉
封面设计	曾日荣
责任校对	何 江
责任印制	姜为民
出版发行	广西民族出版社
印 刷	南宁市大板彩印厂
开 本	850 × 1168 1/32
印 张	6.25
字 数	140 千
版 次	2002 年 3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—2000 册

ISBN 7-5363-4110-5/I·1101 本册定价:15.00 元
全套定价:150.00 元

文学偏师和开荒的牛(序)

严 钦

黄亚姬的小说稿下厂时，正碰上区内、国内文坛热闹时刻，全国作代会正在召开，新世纪的文学蓝图正在描画，而广西的一家曾经很有影响的文学刊物在忙着开五十周年座谈会。这些会议可能都没能引起黄亚姬的注意，开会的大家们也不可能关注她的稿子，同属文学形态的大事和小事就在这新世纪的第一个冬天里发生。

黄亚姬是个勤奋的姑娘，她在新加坡求学时，每天晚上都写到深夜。她给我寄信，说正寻找写作突破口，说不久她将写出一个电视剧本。她原先是写散文的，文章细腻，词句很美，在广西沿海地区的女作者中很有特色。她闯入文坛虽说时间不长，却写了不少好文章。我还记得她第一次到报社来的情景：白上衣套在西裤里，背着一个小包，小包带系着一个小鸭绒球，整个儿就像刚放学回家的中学生。那时副刊部的小方马上爱上她，两个小姑娘成了好朋友。小黄的幼稚、善良体现在她的作品里，她以一颗博爱的心关注着老百姓的生活情态，普通民众的柴米油盐、锅盆碗筷，都能在她的文章里看到。她一直在写，五年前与另一位女作者合作出了一本书。她没有止步，在新加坡学习期间，不但尝试写剧本，还写了她的长篇处女作。

以在国外留学为题材的作品前些年盛行一时，一部电视剧因此火爆荧屏。但现在再搞这内容，显然有些不合时宜。小黄还是写了，洋洋洒洒十四万，一幅新加坡中国留学生的生活画面。这

部作品从“我”刚到新加坡时写起，把一个南国少女求学异域的辛酸苦辣写了出来。留学只是一种过渡，要立起处世的风帆，还得靠自己拼搏。黄亚姬就是以这样的毅力塑造了小说的人物形象和自己的人生形象。

当今文坛处在一个转折时期，大江奔流是一种景象，小溪哗哗是一种意象。小黄属于后者，也就是“文学偏师”。这队伍虽然还没有引起世人的注意，可它毕竟存在，并显示了勃勃生机。

默默地写，默默地、义无反顾地想办法出书，是黄亚姬们报答文学的一种形式。这多少有点像开荒牛，付出的是鲜血，得到的是草料。这种出书，名利谈不上，辛苦说不完，可能还遭到一些“聪明人”的嘲讽。但我认为，文学的希望就在他们中间。形式的东西有时能决定形式外的走向。文学发展到今天，已经没有免费的午餐，以前实际存在的贵族作品、标签作品、运动和应景作品，慢慢地会消失，一切会按照经济规律办事。开荒牛今天做的，明天“聪明人”也会跟着做，除非他不想出书，除非他已经很有“票房”号召力。不少出版社正在进行改制，一套完备的体制会让那些想钻空子的人无机可乘，规则面前人人平等，市场只认读者认可的事物。我们等待那一天的到来，因为我们认定，开荒牛今天的行为，代表了脑力劳动者希望的明天。

2001.12.19 于南宁

目 录

一、初到贵境	(1)
二、异乡·异客	(10)
三、房东·同学·老师	(30)
四、搬家·打工	(49)
五、自寻开心的日子	(88)
六、身边的故事	(113)
七、阿姨·海娜	(125)
八、看流星雨	(149)
九、圣诞节到了	(158)
十、家的声音	(175)

一、初到贵境

坐在广州白云机场的国际候机室，我在等候一再推迟的飞往新加坡的航班，可身边的大小行李让我犯愁，刚才托运的行李因为超重已经被罚了一千多块，剩下的不敢再托运；交罚款的时候因为着急来不及心痛，现在坐下来的一回想，哎呀，一千多块呢，而行李箱里的东西无非是那些日用品、卫生巾之类的东西，总价值最多几百块而已，可现在……唉，算了，一想到等到了那边所有的东西就都要乘上五了，哪里还会有那么便宜的东西呢？国内最贵的东西，到国外一定也贵；国内两块五一包卫生巾，难道在国外会是五毛钱一包吗？不会吧？！所以为出国所准备的东西日用品占了十分之六，什么香皂啊、洗面奶啊、护肤霜的一大堆，狂买，到那边能省尽量省吧！衣服嘛，能换洗的就行。反正心里做好了吃苦的准备，机票订的是一年期限往返，我一年后才回来探亲，第二年就应该毕业了。

抬头望向前方，落地玻璃的外面，飞机一架架地排列在那里。你在等它，它也在等你。

我好奇地想，等一会，我将要乘坐哪一架飞机启程呢？是那

架吗?不,好像太小了,应该是这架吧?国际航线呢!再过几个小时,我将要在另一块土地上了,我将要开始思念这块土地和这里的人了;我把手中的机票和护照抓得更紧了,这可是通往那个国度的通行证啊。

飞机终于起飞了,我坐在一个靠窗的座位上。真的是那架大的飞机,有两个通道,而且有台微型电视在座位面前,你可以任意选择频道,不像国内的航班大家共看一个频道。

望向窗外,随着飞机的逐渐上升,地面的高楼大厦逐渐变小,也逐渐模糊;正是傍晚与夜的交接时刻,在飞机上可以看到天边有一条云形成的界线,从云的上端可以看见红彤彤的太阳正在一点一点地西沉,晚霞染红天的那边,而云的下面,夜幕已降临,华灯已初上。

飞机不再上升,开始平稳地飞行。

用过晚餐后,我把耳机戴上,盖上薄薄的毛毡被,闭上眼睛,心想:一觉醒来,应已是飞越千山万水了,思念从此也应生根了吧?!

我在梦里跋涉。

窗外,一片漆黑……

出海关的时候,因为不知道要填出入境登记卡,所以耽搁了很久。

等候多时的经纪人吴生埋怨了我几句,只挑了那个轻的行李箱拿,剩下的我只能一个人全拿了,有什么办法呢——好重。

上了出租车,他跟司机讲了个地址,车子便飞快地离开了机场。

已是晚上十一点多了,我看不清楚窗外更远处有什么景物,但我知道路两旁有很多树。

这就是新加坡吗?那个电视剧《红头巾》故事发生的地方吗?

这就是那个花园城市国家吗？

“你住的地方很近，离机场不远，很方便，你的房东是一对中国夫妇，人很好，房租嘛一个月三百块，你自己一间房，很宽敞……”

吴生正跟我说话，他的手机响了。

“Hello……哦！到了，到了，唉，飞机晚点，对，马上就到了……好，哎，不好意思。”

他挂了电话，回过头对我说：“是你房东，她怕你今晚到不了，所以一直催，刚才在机场已经催了好几次了……司机，往右边，对。”

“到了！”

我们在一幢楼前下了车，吴生还是拎起刚才那个轻的箱子往前走。

“五楼。”他简单地说了一句。

没有电梯，我们只能一层一层地往上爬，因为我拎的那个箱子很大，也很重，走不了几步又歇，他总等我，好不容易爬上五楼，我已经累得够呛。

好热，刚才下了飞机已经脱了外套，现在没办法再脱，三月底四月初的中国是乍暖还寒的季节，可这里却像六月的中国。

房东夫妇等在门外，男主人主动过来帮我拿行李，吴生倒是一个劲地道歉，因为很晚了，他们都尽量压低嗓子说话。

房东要我预付房租，吴生忙解释说我刚下飞机，因为不知道，所以没有来得及换坡币。

我看得出来，女房东有点不高兴。我很累了，只想快点给我安排房间，我想快点睡觉。

吴生交待完事后就走了，临走时告诉我，明天早上在家等他，他会带我去学校报到。

他走后，我有点紧张，因为要自己面对陌生人。

“小黄，啊！我跟你解释一下，你的房间呢原来是一个马来西亚女孩住的，她明天才搬走，而你又来得不巧，所以今天晚上你先跟隔壁的两个女孩挤一下，她们也是马来西亚人，不过她们懂得华文。”女房东这才跟我详细交待。

“哦！没关系。”我笑着回答，心里只盼着能快点睡觉。

“你的护照给我看一下吧！”

“嗯！”我从背包拿出护照递了过去。

“哦！你是广西的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广西？”她很好奇，“我们是江苏的。唉！大家都是中国人，出来到这，大家都是乡亲们了。明天你把护照复印一份给我，等你拿了学生准证也要复印给我，新加坡政府很严的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“好，我带你到房间去，脚步轻一点，我女儿已经睡了，你的行李先放在客厅里吧！”

她领我到一房间门口，轻轻叩了两下门，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开了门，她很友好地跟我打招呼，我微笑地回答。

然后房东再告诉我去卫生间洗澡之类的琐碎事情。

折腾了好一会。到新加坡的第一个夜晚，我是在一种疲惫的心态下入睡的。

这一夜睡得不是很好。也可能是太累了吧，没有梦。

第二天，房东临出门时还特意告诉我今天我可以住进属于我的房间，不用打地铺了。我突然很大胆问了一句：“我可以看一下我的房间吗？”

她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“应该不可以，但看在大家都是中国来的份上，我破例一次吧。”

她打开了那间房。拉上窗帘的房间显得很暗。一张单人床紧挨着墙，是张弹簧床，有张席梦思在上面，中间深凹下去，床上

是乱糟糟的一堆衣服，床对面摆着一张吃饭的桌子(国内是)，上面摆放着书、收音机、CD 还有速食面，主人可能拿它充当多功能的桌子吧。

一眼可以看完这间屋子。

我有点失望。

“好了，我要赶着上班了，你在家等你的经纪人吧，晚上你再交房租给我。”

她边说边锁上房门。

我在客厅打开箱子，找洗漱的杯子。

“哦！你不要随便打电话。”临出家门时，她还不忘告诉我一句。

我简单地洗漱完，便坐在客厅里等经纪人吴生。

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，没有喜悦，也没有沮丧；在等待中思索着今晚、明天、后天；仍不是很确定自己已踏上一块完全陌生的土地。

住房楼下面便是临街的大道，对面有一个工地正在施工，夹杂着人声、车声、机械声；远处有天桥，天桥上正飞驰过一趟列车，像国内的火车，它驰过，能清楚听到铁轨的声音，可谓是声声入耳了。

吴生很准时，九点多的时候，他便和她太太来到我这。他太太也是中国人，广东那边的，四十来岁，矮矮瘦瘦的，剪着齐耳的短发，脖子、手腕上、脚腕上都戴着金链，更抢眼的是脚甲上涂着鲜红的指甲油。

我想，她准是那种很精明能干的女人。

她进房后一个劲地说：“哗，好房、好房。”吴生嘱咐我带上学校入学通知书、护照、钱等。

“我们先带你去换钱，开户，然后去学校报到。”吴生说完，我们便出门了。

走到大街上，很多的小车从我身边穿过，过斑马线时，我才感觉到，自己是在另一块国土上了，空气有点潮湿，很陌生的味道。

我紧跟他们的后面，同时，我能感觉得到自己心里有了微笑的声音——因为，我得到一种真实的感觉，从此刻开始，我要在这个国家，这个城市，开始我崭新的一切，无论人或事。

我们穿过一个商场，所有的商店还没有开始营业，穿过这个商场后，我们步上一个自动电梯，上了二楼，吴太递过来一张小卡片。

“你把有图片的朝上拿，你看着我们怎么做。”

她说完，把卡片插往一个入口的关卡机器上，卡进去，然后从上面出来，横在前面的栏杆打开，她进去，那个栏杆又马上关上，我照着做，也过去了。

我们走到一个站台上，我这才知道，早上我看到的是地铁，现在我们在等地铁。原来，新加坡的地铁不是在地下的，而是在地上的。

我心里偷笑了一下，自己好老土。

吴太还教我看站台上的线路图。

“你要认字母和数字，你看，我们现在是在E线，E10，四美，就是这个站了。慢慢来，不过现在你要认得回家的路，知道吗？”

“嗯！”

我记住了E10，四美，还好，路线图上每个英文旁边都有中文，不过一下要记住其他的地名真的不容易。

上了地铁，外面风驰闪过的风景让我高兴起来，新鲜，好奇。我不停地张望。

吴生夫妇在说着其他的事。

接下来他们带我去银行，排队、开户、兑换坡币、存钱。反正所有的程序都由他们安排，我只是签字，按手印。

忙完这些，他们就带我去学校，一路上，他们告诉我，学校的位置在市中心，要穿过一个戏园。学校的旁边是总统府，学校在新加坡也算是挺有名气的设计学校。

跟着他们左转右转地走着，我们穿过国泰戏园，上了电梯，到了七楼，出来走后门，我们爬了一小段上山路，两边是葱郁的树，还有教会学校，绕过一个小弯，往下走，我看到了用铁线围成的篱笆，有个小门，小门旁有块小牌，上面写着“Raffles Lasalle International Design School”，小门下面是一段陈旧的阶梯，往下延伸着，通向一个小操场，一幢很旧的楼。

跟我想象中的学校差很远，有点失望，装修装潢还不如在北京的学校呢。可已经费了那么多功夫来到这，我已经没得选择了，而且我来这是为学习的，不是为了其他，学校的设施是差了点，只要教学质量好就行了。

这么一想，我便不再多挑剔了。

吴生带我去了办公室，找到主管接待工作的林小姐，她长得很年轻，有些很瘦小，她的微笑让我感到亲切。

从学校办完手续出来，已是中午，吴生说应该去吃午饭了，学校有餐厅。但我们还是到外面去吃。

他们带我到一个叫百胜中心的食阁，在某幢大厦的底层。

里面各式各样的食物摊点，有中餐、西餐、马来餐、印度餐。我转一圈，要了一份快餐，一份炖汤，一个水果拼盘，还另要了一杯饮料，这可是我着陆后的第一顿饭哦，所以啊，我不想虐待自己的胃。

“哗！你吃那么多啊？”吴太惊讶地问。

“多吗？”我不解，看看摆在她面前的一份只有素菜的快餐。

“多少钱啊？”

“十几块吧！我忘了。”我把东西从托盘取出，把东西放在两人中间。

“唉！慢慢的你就知道了。”吴太说了一句，便低头吃饭。吴生也买了食物回来，是一份烧鸭饭。

吃完饭，我主动叫吴太吃水果，她显得很客气，一个劲地拒绝。

吴生在剔牙齿。

我想了想，还是鼓足勇气问吴生：“吴生，你跟我房东熟吗？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我不喜欢那个房子。”我把心里话说了出来。

“为什么不喜欢？”他显得有点不高兴。

“那个房间的光线不好，那个床很坏了。我想租学校附近的房子。”

“可学校附近没有房子出租啊，就是有租金也很贵，当初你在国内的时候要求的不正是三百块的租金吗？而且还是你一个人住一间房呢！”

“可以想办法吗？”

吴生见我那么坚持，有点不高兴，但还是拿出手机打了一个电话，好像对方是一个租房经纪人。

我听到他们约在某个地方见面，然后去看房子。

吴生忽然想起什么，说：“我先给你房东打个电话吧，因为你已经交了半个月的定金作押金了，万一你违约，她会没收你的押金的，一百五十多块啊！看找什么理由跟她说好，要不就说你只住一个月吧，假如她真不肯，你就住满这个月再搬吧！”

他肯帮我已经不错了，我还敢说个不字吗？

于是他便打电话与我房东联系，把刚才跟我说的意思再说一

遍。我和吴太紧张地听着。似乎那边不肯，两人在电话中争辩着。

可能是在下面的信号不好，吴生走出去继续说，好一会才进来。

“唉！你房东生气得很，后来她说，你要是只住一个月就不租给你，但你现在不能回家，等晚上八点后才能回去取你的行李。”

“真的？那谢谢你了。”

“我联系一下经纪人，然后我们才可以去看房子。”

接下来我们很顺利地与经纪人联系后，就与他约好见面的地点。

来到新加坡的第一天，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忙着找房子。

四月的新加坡，阳光是明媚的，更是灼热的，在马不停蹄的奔走中，所到之处无不让我领略了这个热带岛国的美丽，这里城市规划井井有条，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相映生辉。

吴生告诉我，我所看到的这些房屋在新加坡叫政府组屋，那些私人两层的房子，叫排屋。政府组屋每年都会作一次翻新，所以我们看到楼房总是显得那么新。

看了好几间房子，我都不满意。有的房东是单身的男人，有的房子又很差。有一个房东，一听说是租给中国人，马上拒绝，更不要说看房了。直到下午四点，才找到一间，房东是一对年轻的夫妇，他们的房子比原来的好得多了，很宽敞，干净。我很满意，于是便拍板，决定当天晚上搬进来。

找房子这段经历给我印象很深，可也是新加坡给我的第一印象。

所有的叙说有点像流水账，但个中的点点滴滴却在那种特定的环境记得特别深，特别真。

初到贵境啊。

二、异乡、异客

学校还没有给我们正式的课表，英文课是主要的科目。今天是我们的第一节课。

我在英语班上认识几个新的同学，全是中国人。上课前，大家便聚在一起叽叽喳喳地聊了起来。

“你是哪的？”

“广西，你呢？”

“湖南。”

“哗！我远呢，我是山东济南的。”一个胖胖的男孩抢着说，他旁边还有一个瘦瘦的男孩，很害羞地说：“我是福建的。”

还有两个女孩，想是不屑与我们一起聊吧，头也不抬，她们两人在私底下聊着。

我知道了那个湖南女孩叫梅子丽，胖胖的男孩叫张海，福建男孩叫刘会刚。

在另外一个国度里，几个中国人凑在一起，听到普通话都觉得异常亲切。

“你什么时候到的？”梅子丽问张海。

“快一个星期了，今天才盼到上课。”

“我昨天才到，你住哪？”

“我住珍珠坊那里，和三个印尼人住一间房，我房东可有钱了，不但自己有公司，还有不少的房子出租，开的车是奔驰，
嗖！”

“那多少钱一个月？”

“包吃，包住，还帮洗衣服，每个月八百五。”

“八百五，啊，乘上五，人民币可是四千多了，你家可真有钱。”

“什么啊，是经纪人帮我找的，我还要给他四百元的中介费呢！”张海有点忿忿不平。

“没关系了，合同到期你再搬嘛。”

“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不过还好，和那几个印尼人住一起，我必须用英语跟他们交流，这样一来，省去请家教的钱。”

正说着，一个老外走了进来，大家立即噤声。

他在黑板写了个名字，然后直接向我们作自我介绍。

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的。

我没听懂，只是听得有味。

他叽哩呱啦地说了一大堆，然后拿出一本厚厚的英文书，又是一顿海侃。

在国内的时候不是很看重英语，学英语也是很被动地去死记硬背，全都是为了应付考试，没有实际应用过，加上我是一个南方人，所有的发音都趋向平舌，自己说的英语不要说别人听不懂，可能连我自己也听不懂。

其实我也挺想学好英语的，昨天有一件事让我刺激挺大。我去吃东西，一个卖快餐的老太太，应该有五十多岁了，她一边麻利地递过快餐，一面用英语流利地报着价钱，我当时傻站在那，